



国色天香(国画) 贾春平

大智若愚

程勉学

大声音息,大象无形,真正聪颖智慧之人,必是谦和低调的。智慧和才华就像镶嵌在心坎中的北斗星,只在入夜迷茫时朗照。他们行走在五彩缤纷、诱惑多多的尘世间,方向是坚定的,心地是宁静的,灵魂是清透的,眼睛是明亮的,步履是稳健的。常言说得好:大才华朴实无华,大智慧大智若愚。

耍小聪明的人,终日大呼小叫,歇斯底里,是他内心空虚,而虚张声势;蛮横霸道之人,飞扬跋扈,招摇显摆,是他神志不清,心胸狭小之故;贪得无厌之人,上蹿下跳,诬害骗西,是他欲壑难填,贪心不足蛇吞象。他们总是处处心机虑而又急不可待地想得到什么,想遮掩什么,想显赫炫耀什么。于是乎,这个世界便因他们而扑朔迷离,而坑蒙拐骗,而迷乱动荡,而乌烟瘴气。这些狂妄贪婪之徒、粗俗无知之辈,像风中飘浮的气球,像水中搁不下去的葫芦,他们是不会轻易安稳沉静下来的。

耍小聪明的人,炫耀、显摆、故弄玄虚、以假乱真、打肿脸充胖子,到头来,只不过是南柯一梦,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当一阵喧嚣过后,人走茶凉,他们所要面对的,自是树倒猢狲散,形单影只,欲哭无泪,是登高必跌重的惨痛,是说不完道不尽的凄苦和苍凉。

大智若愚是人生的一种境界,能够进入这一境界的人,心胸宽广如海,有容乃大,待人处事一如读书品茶。一书一壶一几一榻,水是沸的,书是香的,心是静的。浅酌慢品,坦然自若。任凭窗外尘世嘈杂浮华,尽如眼前这袅袅升腾的水雾,氤氲,缭绕,飘香。

茶毕,敛衣而起,绝尘而去,从容潇洒。大地上,只留下一道淡淡的让人赞叹欣赏不已的背影。

新书架

《白》

王晶

本书不是讲颜色的。其实,本书是在尝试探究一个叫做“白”的实体,以找到人自身文化所假定的感觉的那些资源。换句话说,本书是在尝试通过白的概念找到一种简单而微妙的美学思想的源头。当你翻阅回味,“白”对于你,已经有所不同了。这一重新审视“白”的契机,让我们能在更亮的光里看清自己的世界。

相对于设计本身,本书更多的是在解析“环境”和“条件”。它引导人们思考怎样才能创造出能不断获得新力量的形象,并留下长久印象的无比清晰的东西。这一思维过程,反过来又使读者开始关注自身的文化土壤,或更广泛而言,在全世界发展起来的文化传播的手段。随着此思想进程的进展,本书正在引出新的答案。

作者原研哉(1958-),日本中生代国际级平面设计大师,日本设计中心的代表,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,无印良品(MUJI)艺术总监。曾设计长野冬季奥运会开、闭幕式的项目纪念册和2005年爱知·冈万世博会的文宣推广材料,展现了深植日本文化的设计理念。在银座松屋百货更新设计中,实践了横空间和平面的整体设计观念。在梅田医院CI设计中,尝试表现了触觉在视觉传达中的可能性。

运西河畔的春光

李建民

挟淮水,湖水南下与长江汇合的古运河,在脚下这片热土中流淌了千余年。汨汨的水流倒映着远处高曼寺塔的身影,显得庄严与肃穆。古老的塔身将古运河在这里分作了三段。弯弯的三汉河一支直出瓜洲古渡,一支西向流经仪征入江。掩映在河光黛色之中的古刹高曼寺,与被誉为耸入云端的“天中塔”交相辉映着:“一更二更灯初红,照见明清芙蓉。十里五里灯尚见,明星隐约疏林中。”

远处、近处、堤岸上祭奠先人的缕缕青烟冉冉升腾,此起彼伏的阵阵鞭炮声中,寄托着后人无尽的哀思。陵园内断魂的人们如织,家家门前的火盆内灰飞烟灭。哀恸之中,默语声,祷告声厚望着逝者在天国一隅否极泰来。

一条丈余宽的河汉穿运西镇而过。小桥一侧的河畔,江北民居错落有致。水泥铺就的村道上宁静、清洁、古朴,几只鹅黄色夹杂着黑色羽毛的母鸡,咕咕叫着,在刚伸出嫩绿枝叶的杂草之中竞相啄食。不时抬起长着鲜红鸡冠的脑袋,警惕地注视着来人。

铁匠铺内清明时节早已熄灭了隆隆燃烧的火焰,黢黑、昏黄的墙壁上面,悬挂着已打就的各种农具。门前铁匠手握拳头粗细的长竹竿,在一把前低后高的长凳上挤压着青菜末中的水分,墨绿色的汁液滴落了下来。屋内女人们忙碌着。咸肉早已泡好,与干子一同剁碎,和好的糯米面在盆内静静地放着。铁匠早

已过了知天命之年,虽年逾花甲,满头银发,两眼却炯炯有神。多年的铁匠生涯,两肩深陷,腰背微驼。面对着现代化、自动化,感叹着自己上一辈传承下来的手艺后继无人,面临失传,叹息声中流露出愧对列祖列宗的不安与无奈。

这里与古老的清明时节一样保有古老的习俗。中午时分,当一年一度的祭奠活动结束后,亲人们围坐在桌旁,把早已准备好的饭菜,团成一个雪白的大菜圆子,借以寄托无尽的哀思。

“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。”李白于盛唐时期依依惜别友人,描述孟浩然下扬州的诗句,距今已有1500余年。

农历三月的扬州,春光明媚,处处桃红柳绿,繁花似锦。远看似灿灿若晨星,近看则争奇斗艳。满目翠绿铺满了古河道的堤坡,如同画师笔下的绿色画卷,随古老的运河迤逦延伸。杨柳岸,晓风残月,绿色历史画卷诉说着千余年来的变迁与哀怨。古河道上乾隆皇帝南巡的硕大官船破浪前行,远远地似鉴真大师向我们款款而来。市井之中马可·波罗的身影若隐若现。沉箱处,杜十娘缥缈的闪现出对负心郎李甲的怨愤。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娇艳的野花儿挺立枝头随风摇曳,小草伸出嫩绿的枝叶频频点头,蝶儿在花间上下翻飞,叽叽喳喳的雀儿们忽地掠过天际,把运河的涟漪与祝福,带向了广阔的寰宇,带向了祖国的四方。

这里是江北儿女繁衍生息、世代居住的宝地。无尽的田野纵横阡陌,盈尺长的麦田油绿盎然。开始分蘖、抽穗的枝头随风起舞,远远望去犹如绿色的波涛滚滚而来。田埂上长满了秧草、野菊花等绿色植被,淡蓝色的小花、金黄色的野菊花、粉白色的蚕豆花开满了低矮的田垄,松软如茵的植被仿佛织就的绿色地毯,密密匝匝地覆盖脚下。

阵阵幽香随清风袭来。麦田的尽头,与绿色麦浪界限分明的是齐肩高的油菜花,与远处雪白的民居浑然一体,诗画般宁静。白色的、黄色的、缀有黑色斑点的蝴蝶,在金黄色花丛中舞动。一条小河环绕着,河面上轻盈的鸭群,忽的将头探入水中,伸出长长的扁喙,捕捉着水中的鱼虾。

黝黑的沃土孕育了万物。这里土地肥沃、湿润,水草茂盛,无论哪里,只要你随便撒下什么种子,很快便会长出嫩芽。“春耕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”。院落旁,路两侧,田野边栽种的各种蔬菜茁壮地生长,宽大肥硕的叶面上晨间的露珠晶莹剔透。池塘、小河周边枯萎的苇丛内,伸出了深绿色的尖尖角。信步在乡间的小路上,心旷神怡,悠然自得。

“京口瓜洲一水间,钟山只隔万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。”运西河畔的满园春色令人流连忘返,文化的深厚底蕴更让人叹为观止。“千里莺啼绿映红,水村山郭酒旗风”。愿水乡的春色永驻,愿水乡的人们幸福、安康。



山野(国画)

园春

郑州地理

玉乳峰

马清贤

玉乳峰,俗名角山、奶头山。位于郑州市环翠峪景区正中心的柏油路南,山南属新密市尖山乡丁沟村。主(西)峰高度为海拔656米,次(东)峰高度为646米,形似女人的两个乳头,一鼓一瘪地西东并列而立,而得名,两峰顶端距离约为50米。

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,玉仙圣母在此方山(浮戏山古称方山),不辞劳苦,种桑缫丝,为民办衣;勤耕锄禾,为民饱肚。用尽自己心血

养育着方山民众,她与方山人民结下了不可分割的情缘。当她要离开人间时,忍痛割下双乳,置于方山,让自己的乳汁永远哺育着方山人民。人们常常享受着乳汁的哺育,常常怀念着老祖母的恩德,自发组织募捐,在环翠峪修建起玉仙圣母庙,就是现在所说的圣母祠,祠庙面向玉乳峰,象征着人心所向。

玉乳峰四周淌金流银:东边山下有已向游客开放多年的神仙洞和

正在开发的蝙蝠洞(传说东边奶头瘪的原因是山下有洞),两个溶洞都在3000米以上,很有开发使用价值;南边坡缓土厚,地肥水足,适于种植五谷果树;西边山下是鬼谷,又叫逗龙沟,山水秀丽,景色宜人,已被环翠峪景区开发利用;北边山下是环翠峪景区的政治经济中心,有四季水流不断的柏池,名扬天下的古神母祠,孝敬动天的贤孝村……因此,环翠峪景区主任张长宽同志(国家干部),在所著的《游览环翠峪》一书中作诗赞道:“两座圆山肩并肩,玉仙圣母献人间。追怀哺乳恩情重,奉养爹娘度晚年。”

是一个休息天,刘艳中午和几个朋友一起见了个面。母亲的电话再度打来,不厌其烦地说着同样的话,刘艳啊,你也老大不小了,也该考虑个人问题,谈谈恋爱结婚个婚了。走在回家的路上,心情不是很好。

烦。真的是烦。这谈恋爱结婚,是要讲究缘分的,没缘分怎么谈,又怎么结婚呢。刘艳苦笑着进了一家大卖场,一个人的日子虽然孤单了些,但自由。这不,刘艳就琢磨着在超市买点饺子晚上煮着吃,刘艳可有一段日子没吃饺子了。刘艳又喜欢上那些小饭店吃,那里人多,又嘈杂,吃什么东西就像赶集似的。刘艳喜欢一个人在家,看着电视,就着热乎乎的饺子,再蘸着醋吃,那真叫一个爽。

拿着一盒饺子,刘艳走出了超市。从超市到家里,需要走过一个公园,虽然已到了冬天,但还不是很冷,没有风,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,很让人感到惬意。想着时间还早,到家也没别的事,刘艳不知不觉就进了公园。也许是天气不错吧,公园里的人还真不少,大家熙熙攘攘地,或是推着布布,围坐在草地上;或是坐在石凳石椅上,打牌聊天;再或是坐在公园散着步,似乎在放松心情。

也有在草地前追逐嬉戏的孩子,四五岁的光景,几个人欢笑着,你追我,我追你,倒也玩得亦乐乎。不远处,刘艳的眼神落在了一个年轻男子身上,几乎就是在看到男子的第一眼,刘艳的心头就晕了一下。这个男子的类型,无疑是刘艳喜欢的那种。

刘艳是一个人,那个男子,同样

也是一个。看他那若有所思的神情,也有可能,他是在等人吧。刘艳正想着事儿呢,就见那几个孩子中的一个,不知道是怎么了,居然玩起了往后退。而孩子的身后,正好是一条河。

这天,看起来是不冷,但真正要栽进那河里,可也不是好玩的。说时迟,那时快。刘艳赶紧就奔了过去。

在孩子看着要栽进河里之时,刘艳的一只手,已堪堪扶了上去。几乎是在同时,又一只坚实有力的手,也伸了过来,托住了孩子。那只手,是那个年轻男子的。因为他们俩的及时出手。孩子,免遭了掉进河的劫难。

刘艳真想逃跑。在不远处纠结了老半天,刘艳想了想,即便是出于礼貌,她还是得过去。打定了主意,刘艳就走了过去。那个男子抬起了头,瞅了刘艳一眼,像是满带着疑惑。

刘艳说,你是李正先生吗?男人摇摇头。刘艳愣了愣,有些不解。男人似乎想到了什么,说,我明白了,你不是找原先生坐在这里的那位先生啊,今天我和老婆结婚周年的日子,每一年,我们都会坐在这张座位,我不知道那位订座的先生是不是叫李正。不过他是个好人,他听完我的故事后,主动就把座位让给了我们。

说,这次,据说不错,你一定要去。去就去吧。隔一天的晚上,就是见面的日子,说好的饭馆及桌号。刘艳匆匆赶了去,原本她就没想过真能成,也就没怎么打扮。最多,就是应付一下母亲吧。

到了饭馆的地址。刘艳一瞅店名,没错。就进去了。约定的桌号,刘艳远远一瞅,心顿时就拔凉拔凉的,那里坐的那个男人,也叫不错?那长相,还有看上去不小的年纪,再一身老土的装束。她是绝对不可能看上的,不说谈恋爱结婚了,即便是坐他对面,她都不大情愿。

刘艳真想逃跑。在不远处纠结了老半天,刘艳想了想,即便是出于礼貌,她还是得过去。打定了主意,刘艳就走了过去。那个男子抬起了头,瞅了刘艳一眼,像是满带着疑惑。

刘艳说,你是李正先生吗?男人摇摇头。刘艳愣了愣,有些不解。男人似乎想到了什么,说,我明白了,你不是找原先生坐在这里的那位先生啊,今天我和老婆结婚周年的日子,每一年,我们都会坐在这张座位,我不知道那位订座的先生是不是叫李正。不过他是个好人,他听完我的故事后,主动就把座位让给了我们。

说,男人指给刘艳看,那个先生坐的方向。不远的一个位置不大好的座位,刘艳就看到公园里的年轻男子,正坐在那里,朝着自己微笑着。刘艳心头莫名地激动起来。

看到有人进来,公爵火气更盛了。“真荒唐,”他指手画脚,敲着桌子说,“居然怀疑我说的话。我再讲一遍,迪克特拉小姐是我家的故交,我的私人朋友。而我,”他捶着胸脯,强调自己的话,“可以证明我的诚意。你听清楚我说的话吗?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,如果你不马上放我们走,你会知道我不是好惹的!”

“怎么回事?”我问。基地司令向暴怒的绅士怯生生地道声歉,抓住我的胳膊,把我拖到走廊上。一关上门,他就靠在墙上,擦着从额头流下的汗。

“上帝!”他喃喃地说,“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他发誓说这姑娘是他家的故交,可我是看,她准是在里斯本弄来的小姐儿。但愿他幸福,可是我不能让他把自己的风流韵事带到这儿来。怎么办?她没有身份证明,没有护照,什么也没有。对我来说,她也许是出名的女间谍奥尔加·波拉斯基。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让她走,如果她是国家的敌人或是间谍,那我就要受军法处罚。要是把他们扣在这儿太久,又找不到指控他们的理由,公爵会把我生吃了!”

“你问过她吗?”“问过。可她只会讲荷兰语,我又不懂。这种情况飞行手

我暗暗可怜基地司令,事情的确令人为难。由于我对艾伯特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完了,便自告奋勇帮助他。

“你想继续下去吗?我会说荷兰语,而且我的职业正好是审查到这个国家来的外国人。”

“要是你愿意帮助我,我当然感谢。看在上帝的份上,你要果断些。这个家伙威胁说要给他的朋友温斯顿·丘吉尔或别的什么人打电话。再和他纠缠下去,我要中风啦!”

我走进去,向公爵自我介绍。我拿出官员护照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告诉他,我必须问一下他的女伴。公爵一听就火了,疯狂地转问我,好像要估量一下面前这个对手是个什么人。他也许认为我是个爱出风头的、无聊的文牍主义者。他说,他对迪克特拉小姐负责,如果他这样说还不够,他知道该怎么办,以及诸如这样的话。我站在那儿,不动声色地听着这些劈头盖脸朝我发来的滔滔议论。别人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还是头一回。

但是,再凶的对手在弹药用尽的时候也会后退,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据以自卫了。

过了好一会儿,公爵才稍微平静下来。

我示意基地司令把公爵带到另一个房间,那里有足够的白兰地在等着他,去安抚他那受伤的自尊心。我回到艾伯特那里,他正耐心地等着我。我为自己因一件急事耽搁他表示歉意,随后让人端来茶和点心,然后写张便条,说明艾伯特的事急于办理,交给皇家空军的女电事员,让她用电话通知伦敦。

现在我可以集中精力来处理迪克特拉小姐的问题了。迪克特拉小姐确实很漂亮。北欧女人通常都有冷若冰霜的线条美,而她的面孔即使在安静中也显得生动活泼。我不禁暗暗佩服公爵的眼力。我坐下来,递给她一支香烟,开始用荷兰语同她交谈起来。

在反间谍工作中,绝不可以貌取人。据我所知,有的人面目可憎,但高尚正直;而最好诈的家伙往往生就一双无邪的眼睛和天使般的神情。无论如何,迪克特拉小姐身上有什么东西令我怀疑。她修饰打扮得有点过分,完全不像她说的那样是个不幸的落难女子。我知道没有多册上可没有讲!”

我暗暗可怜基地司令,事情的确令人为难。由于我对艾伯特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完了,便自告奋勇帮助他。

“你想继续下去吗?我会说荷兰语,而且我的职业正好是审查到这个国家来的外国人。”

“要是你愿意帮助我,我当然感谢。看在上帝的份上,你要果断些。这个家伙威胁说要给他的朋友温斯顿·丘吉尔或别的什么人打电话。再和他纠缠下去,我要中风啦!”

我走进去,向公爵自我介绍。我拿出官员护照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告诉他,我必须问一下他的女伴。公爵一听就火了,疯狂地转问我,好像要估量一下面前这个对手是个什么人。他也许认为我是个爱出风头的、无聊的文牍主义者。他说,他对迪克特拉小姐负责,如果他这样说还不够,他知道该怎么办,以及诸如这样的话。我站在那儿,不动声色地听着这些劈头盖脸朝我发来的滔滔议论。别人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还是头一回。

在18个月里,她都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。但是,盖世太保渐渐察觉到抵抗小组的活动,而她的领导和小组的成员对此却毫无觉察。时机一到,盖世太保就动手了。

连载

画家之死

第三天早晨。

11点,久美子来到笹岛先生家门口,轻轻按下门铃,可半天没有反应。久美子站了一会儿,见无人应门,就又按了一次门铃。

然而,还是没有人来开门。她按了很长时间的门铃,房里依旧没有动静。究竟是怎么回事?难道是画家不在家吗?

久美子实在没有勇气再按门铃了。她不知所措,最终只好道回府。次日一早,前来上班的女佣在家中发现了笹岛恭三的尸体。

笹岛躺在被窝里,已经没有了呼吸。床头柜上倒着一个安眠药的空瓶。旁边还有一个用来喝水的杯子。警方调查显示,笹岛画家的大致死亡时间为两天前的深夜。

画家并未留下遗书。警方根据现场留下的安眠药空瓶,推测死者是由于服用过量安眠药丧命的,事后的解剖也证实了这一点。

警方立刻向这位女佣了解情况,然而并没有发现能与自杀联系起来的线索。女佣证明,画家的确是在睡前服用安眠药的习惯。

负责勘察现场的铃木警部无意间翻开了画家桌上的写生本。里头有一幅年轻女子的素描,画到一半还没有完工。警部补歪着脑袋看出了神。画中人究竟是谁?

在翌日傍晚的葬礼上,这个谜就解开了。在葬礼上,铃木警部发现了一位二十一岁的年轻女性。一看她的脸,他便自顾自地点了点头。她正是画中的少女!

“这位小姐,”警部走近这位年轻女性,轻声说道,“这是我的名片。我有些关于笹岛先生的问题想问问您,您是笹岛先生的老朋友吗?”警部补面带微笑地问道。

“不,我是最近才认识老师的。”女子眼圈发红,怕是刚哭过。“可否将您的姓名告诉我?”“我叫野上久美子。笹岛老师这两天一直在画我的素描。”

“您之前完全不认识笹岛先生吗?”“是的。”

“笹岛先生自杀的原因……”警部补平静地说道,“他没有留下遗书,警方也是一头雾水。您既然给老师当过模特,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内情呢?”

“不,我什么都不知道……”“那笹岛先生为什么要找您当模特呢?”

“听说他要画一部大作,想要在画中加入一个和我比较像的人物。”

“原来如此,那素描画得还像吗?”“嗯,他每天都能画上好几幅,至少画了八张吧。”

警部补陷入沉思。“老师有没有说过他会把这些画送人,或是卖掉?”

“不会的,我听说那些都是为了他的新作画的。”

“实不相瞒,”警部补露出为难的神色,“笹岛先生家中的确留下了您的素描,可是只有一张,而且还是画到一半的。我们询问过女佣,她也说不知道。”

警部补停顿了一下。“不知道为什么,您去当模特的那三天时间,笹岛画家吩咐那名女佣不要来上班。”

久美子想起来了。自己在画家家中期间,确实没有看见过女佣的身影。“画家在您作画的时候,屋里只有你们两个人是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这时,久美子突然想起,花坛那儿还有个杂工呢。她还记得他身上的白衬衫在耀眼的阳光下十分亮眼。

“那个杂工长什么样?大概多大年纪?”警官问道。

“嗯……我也不是很清楚,不过应该上了年纪了。他和画家从未交谈过,一直在打理花坛。”

警部补让久美子在屋里稍等片刻,自己则走出了屋子。20分钟后他才回到了屋里。

“刚才我去问了那个女佣。”警部补为自己的失陪道歉之后说道,“她说家里并没有请杂工。您一天来做模特的時候就见到他了吗?”

“是的,我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院子里了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也就是说笹岛画家在女佣没来上班的那几天,雇用了那位杂工。”

“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?……笹岛老师的死因有什么可疑之处吗?”久美子不安地问道。

警部补露出犹豫的表情。然而,他还是决定把真相告诉久美子。“笹岛画家是因为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去世的,解剖也证实了这一点。枕边有喝水时用过的水杯,上面静静地留下了笹岛先生的指纹。而且安眠药的空瓶上也只有他的指纹,并没有其他可疑的人。这说明死者是自愿吃下这些安眠药的。我问过女佣,画家平时的服用剂量大约在八九粒左右。可是,负责勘察的警部说,画家的胃里至少有100粒的量。平均吃八九粒的人,一下子吃100多粒实在太不合情理了。所以我就产生了怀疑。不过目前最让我想不通的,还是画家为什么偏偏在那三天里要给女佣放假,然后又雇用了那个杂工呢?”



我的反间谍生涯